奥运新偶像

王秋女

约女友八月初去海岛旅行，没想到被自诩旅游达人的她一口拒绝，说奥运会结束前这段时间，别约她，她要宅家专心看比赛。我不屑，说你这个运动白痴什么时候变成奥运迷了，还这么投入！她一脸花痴相，说我要看张雨霏、惠若琪、丁霞、赵帅、张豆豆、许英明、胡明轩……对对对，还有杨舒予，哎呀呀，杨舒予不要太帅了噢，这女生帅起来以后啊，就没他们男生什么事了！

“从排球篮球到体操游泳，还有击剑跆拳道，你怎么什么都看啊，没觉得你爱好这么广泛啊，我看你这哪是看什么奥运会，就是纯粹看颜值吧！”我戳穿她。

“那是，就爱看型男靓妹怎么啦！你看开幕式里汤加那个裸着上身涂了三遍油旗手小哥哥，即便是戴了口罩，也看得出帅得炸裂；还有穿着民族服饰的哈萨克斯坦女旗手，太仙了，简直就是精灵落入凡间……我现在最粉张雨霏，虽然第一场没拿到金牌，但银牌也不错啊，还破了亚洲纪录呢，她笑起来好甜哪，还是个吃货，说来奥运会就想吃遍世界各地美食，太可爱了，我不粉她粉谁！”她立马滔滔不绝地向我安利起自己的新偶像来。

好吧，我嘴上鄙视，内心其实暗暗赞同。每一位奥运选手都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，但在如今观众的眼里，奥运不仅有激情、有热血、有速度、有力量、有对抗、有拼搏……也有型男靓女啊。在这个明星化、娱乐化的年代，体育竞技早不是以前单纯速度力量型的对抗比拼，连CNN的创始人泰德特纳都说过：“任何竞技类项目的传播，如果离开了美，将变得毫无趣味可言。”

而纵观现在的运动员，也正日益摆脱人们过去那种“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”的刻板印象。如今中国早已晋升为运动强国，说句“凡尔赛”的话，金牌拿多了，也容易审金疲劳，单纯的常规项目的夺冠，激发观众们的兴奋点的，反而是“人”本身。看这届奥运会被无数粉丝追捧的几个焦点运动员：领奖台上比心的奥运首金获得者杨倩；举着杠铃还来了个“金鸡独立”的举重61公斤级冠军李发彬；又美又飒、一剑封喉的女子重剑冠军孙一文；施廷懋和王涵脚踝上那缠着的厚厚绷带；错失金牌后仍然笑着为自己大声喊“加油”的张雨霏；八战奥运，以46岁几乎接近竞技运动年龄极限的丘索维金娜；失误后，不但不沮丧，反而快乐地跳着舞下了竞技台的基里巴斯共和国的举重选手……我们不仅仅追捧金灿灿的奖牌，傲视群雄的竞技成绩，努力拼搏的运动精神，我们也欣赏运动员张扬的个性，鲜明的风格，不经意间的卖萌，猝不及防戳中你心脏的感动……

即便像我这样口味极度挑剔的观众，也能在这届奥运会里找到自己追捧的偶像——射落奥运首金的杨倩小姑娘！别的先不说了，小姑娘在领奖台上，笑弯着眼来了个比心动作，顿时老母亲的心都被甜化了，天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奥运冠军啊，爱了爱了！再深挖下去，小姑娘原来还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大三学生，通过体育特长进入名校的可行性，成了近日老母亲们的热门话题。

想起十年前，某高校任职的体育老师曾追过我，虽然其外形令我略有心动，但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前几日，他有事约我，交谈中问及近况，虽然现在还在搞体育，但拿的博士竟然是运动康复方向的，现正忙着准备评正教。好吧，我承认，看到他现在高大俊朗中透出几分睿智儒雅，身材与智慧并重的新形象，我的小心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后悔的。

在这个流行跨界的时代，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，运动员身上的标识越来越多元化，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运动员的培养越来越全面开放，越来越人性化。而观众对奥运的期待也早不再是单纯的金牌争夺战，我们希望能和运动员们一起，真正地享受运动，享受比赛！

在这个从2020年等待到2021年的夏日，我们为胜者欢呼、为败者扼腕，更为有思想、有学识、有个性、有风格、有颜值的新奥运偶像而疯狂。

风声雨声“拷浜”声

陈茂生

“烟花”驾临，风雨呼啸彻夜不绝；无眠中自然念叨起“风声雨声”来。

按照东林书院院主顾宪成的对联，“风声雨声”后面应有“读书声”；夜半读书不太适宜只能看看手机，不能在耳但可走心；而“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和上海老话“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”似乎有点相配。只是夏季台风的声势，完全碾压缠绵无骨的春雨秋雨或冬雨。年年有台风，说起来总让人皱眉：既怕不来又怕乱来。在没有空调的年代，少不更事的孩子特别指望台风缓解难熬的暑热，尤当台风余威还在，暴雨过后积水融入路面积蓄热量成了“温吞水”，凉风在身、脚有余温，看在水中龟行的汽车，到马路边攀大水、打水仗就是个酣畅淋漓的游戏。于是，幼时每每听闻风雨声，就与现在小孩听到游乐场入场曲一样兴奋。

如果家住在低洼处会被水淹，俗称“做大水”。所以台风将至，原本藏于床底的箱笼都需搬到高处；最讨厌是四面光滑的电冰箱，需垫高四个脚，尤其麻烦。当大水将退未退时，家家都用各种工具清除积水，谓之“拷浜”；继而清除泥沙，擦拭被水浸泡的五斗橱、灶台脚，喷撒消毒药剂；等太阳复出，户户晒霉。每年一或数次，不亦烦乎。

平地一声“征收”了，终于实现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”的理想，乐乐惠惠冬暖夏凉。遇到台风，先购数日果蔬然后清茶一杯电脑一台，闲敲棋子纵览天下；先端详端详台风走向，打电话问候亲朋好友；再看这里农田被淹村民受困，那边隧道拥堵车辆抛锚，有义举善行令人泪目更有各方救援队千里驰援，无人机、“龙吸水”十八般兵器各显神通。竟生出良多感慨：抢险排涝不就是特大面积“拷浜”嘛。小家拷浜用力就行，大国“拷浜”就如打仗。

电视新闻里有冒雨巡逻的民警、查看堤坝的工人；再想想风雨中奔波的外卖骑手、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，都充耳不闻风雨声，全心履职无暇翻书。众人合力与“烟花”扳手劲：你嘚瑟完了还是早点走；我们该干的事太多，还要读点书。

前几年在无锡游览东林书院，是一座建筑巍峨又有小桥流水的江园园林。走进依庸堂，厅堂雕梁画栋，案几明式风格，那副著名对联居中。忽有俗念：也许淋不到雨吹不到风才惦记风雨声，栉风沐雨的首要是“拷浜”，同行朋友都笑我瞎掰。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，东林学者顾宪成等在此讲学，倡导“读书、讲学、爱国”的实学，一时声名大著。想来也是，没有实学，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譬如雨夜读书，最佳是唐诗，自然少不了诵读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以前认为是为百姓代言，后来明白“寒士”与庶民还有差距，住简陋石库门、棚棚的基本就是庶民了，老杜还没空管理这一拨。

所以，幸福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奋斗出来的。

烟台奇遇

董颂三

离开部队近50年了，建党百年前夕，我们几个上海籍的战士相约去看92岁的老团长。老团长当年是“战上海”的功臣，多次荣立二等功，并在江湾营房驻守三年，然后参加抗美援朝。向他汇报上海巨变，一定是他高兴的事了。

当然，同去的战友金喜还有一念。当年金喜在部队当无线班班长，烟台籍王传禄当驾驶班班长，两个人一直是好朋友。金喜会吹旋律优美的口哨，传禄最喜欢听他吹那首“怀念战友”的歌曲。传禄退伍时，金喜又吹了一遍给传禄听，两人深情告别。后来传禄在烟台动植物检疫所工作，37年前他来到上海海关提车，两人匆匆一见，以后因多种原因失去了联系。高铁一溜烟到了烟台，金喜惦记着传禄，通过微信等渠道，想尽办法要找到他，但希望落空。

下午，众战友从烟台山回来，乘上21路车。海生战友说：“我们许多战友都71岁了，乘上21路车，这数字特别有含义。你想7月1日是党的生日，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，到7月1日，建党100周年了。”金喜说：“王传禄是老党员了，今年肯定可以领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。”

数字太巧了，金喜坐在车窗边，看着远方，心中满怀着希望。“这发电厂烟囱脱硫装置很好！很环保。”他说。

不想，拉着扶杆的烟台乘客答腔了。“你懂这行？”

金喜说：“我是上海电厂专门搞环保的，怎么不懂。”

烟台人说：“碰到行家了。”

“行家谈不上，我们都是原在这里当兵的，来看望老首长。”

“是26军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有同事在26军当过兵。”

金喜问：“你什么单位？”

“烟台动植物检疫所。”

“王传禄你认识吧？他在那里开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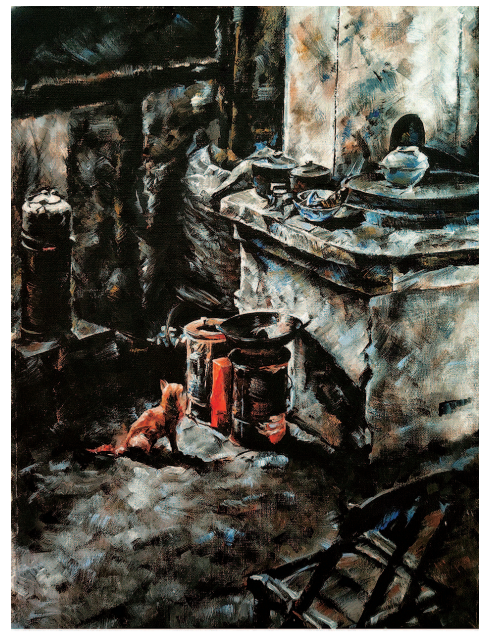
“怎么不认识，他就是我同事！”

金喜急忙与巧遇的烟台人加了微信。终于有了王传禄战友的手机电话了。

金喜接连拨打王传禄的电话，可是老是接不通。

原来，这天王传禄参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大会。回家路上，陌生电话一个接一个，传禄怕骚扰都没有接。到了家里，传禄把熠熠生辉的纪念章给老婆看，正说着话，陌生电话又打了进来：“请问，这是王传禄的电话吗？我是史金喜。”传禄老婆也怕干扰说：“不是的，你打错了。”在金喜身边的阙建华接过金喜手机，用烟台话又拨打过去：“我是26军阙建华，王传禄在家吗？上海的战友要找他！”乡音果然奏效，那边传来传禄久违的声音，金喜吹起了口哨“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，自从离开她的时候，好像哈密瓜断了瓜秧……”那边的传禄早已泪流满面。

在酒店，昔日的好战友、好朋友相见了。饭桌上金喜紧挨着传禄坐在一起，传禄动情地说真是巧遇啊，是烟台奇遇，金喜说穿过军装的人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总能找到自己的战友的，这是缘分呀。席间按部队老习惯拉起了歌，老兵唱起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，声音高亢嘹亮传出包房。有人问是谁在唱，服务员说，一群老兵呗。



家乡的味道 纸面丙烯 顾云明

追念罗竹风先生

范守纲

罗竹风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、辞书编辑家、宗教学家、杂文家。我为晚辈，与罗老结识是缘于一次约稿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在《语文学习》杂志供职。1984年7月，武汉青年报刊载13岁女生王江作文《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》，社会反响热烈。我刊考虑转载，同时配发中学生讨论。我们希望罗老也能发表意见。令我们高兴的是，罗老欣然同意。一日，他电话告我，去他家取稿。罗老住衡山路，离我社不远。我应约取稿。他不在家，家人将文稿交我，并附一信：“小范：从北京回来仅三天时间，但忙于开会，一时不得清闲。答应为您写的那篇文章，是14日凌晨才赶写出来的。我希望付排后看看清样，以便最后作些必要的修订。今晨4点15分离家，5点乘火车去芜湖转九华，举行《汉语大词典》各省的编写会议，约十日可返上海。匆匆问好。罗竹风1984年9月15日4时”。我注意到，文稿完成于凌晨4时，5时还要去赶火车。这是怎样的工作节奏，怎样的坚强毅力，怎样的忘我情怀！手执文稿，我十分感动。排出清样，即寄衡山路寓所。

数日后，接读清样，又接到罗老第二封信：“守纲同志：我于10月20日下午乘船去青岛，28日下午才回来。这次去，主要是参加青年报社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评选委员会；因为我是主委，不好坚辞，于是被拉去了。清样您是10月19日寄出的。这期间我正好不在。从青岛回来，今天才看到，只改动了两处，如赶不上发排，也就算了。年逾七十，力不从心，我大约只能发一点萤火虫的微光了！匆匆问好。向同志们致意！罗竹风1984年10月30日”

罗老的文章如期刊发（载《语文学习》1984年第11期）。在文章中，罗老热情赞扬王江敢想敢说的精神，“作为一个十三岁女生就能想得这样周到，将来也未必不能真的当选武汉市长！”舐犊情深，欣喜溢于言表。

一次普通约稿，两封亲笔回信。一代文化大家，一生征战，敢与“四人帮”倒行逆施作殊死斗争的老党员、老战士如此热诚对待他人，教育下一代不遗余力的高度负责精神，堪称楷模，为人敬仰！

其时，竹风先生已年逾古稀。他自谦“只能发一点萤火虫的微光”。萤光点亮星光。这是老一辈的生命之光，也是对后辈薪火相传的期待之光。

美食

吃荷堂

半文

老何种了一缸荷，邀我与北去吃荷。

一吃荷茶。荷茶非荷叶所制，是以纱囊装一小撮龙井，在荷花开时，放入花蕊，晚上闭合，待荷花睡一晚后，明早取出，重又晒干。客至，烧滚水，泡茶。水以天落水为好。无天落水，以农夫山泉烧滚后再泡，亦可。茶香荷香相融，香味自是久远。此法取自《浮生六记》芸娘所说：“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。”天泉水，即天落水，沙地人喜欢。老何在庭院中置有两个水缸：一缸养荷，一缸接天落水。平日无客，口渴时，直接拿铜勺舀天落水喝，亦甘甜可口。我也舀来喝一口，果然，小时候的味道。

二吃荷酒。荷酒亦非荷花所酿。是以荷叶盛酒，称“碧筒酒”。把酒桌移至荷缸边，带柄摘下嫩荷叶三张，以荷叶为杯，倒入莲子酒。苏东坡说：“碧筒时作象鼻弯，白酒微带荷心苦。”因为荷叶柄似象鼻弯曲，可作绿色的吸管，称“碧管”。旧时拿簪子在荷叶与荷柄连接处戳一孔洞，举杯一吸，酒带荷叶清香，又略着苦味，可清心祛火，适合夏季饮用。我与北与老何三人，吹荷风，赏荷花，闻荷香，吃荷酒，无簪子，拿筷尖一戳，碧筒“咝咝”作响。想起宋人林洪，亦曾邀客泛舟莲荡中，先以荷叶束酒，又以荷叶包鱼鲊，酒香鱼香交融，很是惬意。便穿时越空，与古人古意相通。我三人虽无荷舟可乘，无莲荡可泛，不过，置身荷边，酒酣耳热，亦飘然沉浮，在小院中荡漾起来。

诗人杜甫居成都草堂时，穷困交加，却诗兴不减，作《狂夫》，有句“风含翠篠娟娟净，雨裛红蕖冉冉香。”取其意，老何称身后庭院为“蕖香斋”，请北乘酒兴，题字。北不同意。清人袁枚说：荷，可目，可鼻，可口。意思是荷，可以用眼睛来赏，可以用鼻子来闻，可以用嘴巴来吃。其实最实用的还是吃，所以，你这么个大俗人，不妨来点实际的，取名“吃荷堂”为好。吃相虽俗，不过，大俗即大雅，民以食为天，吃乃人生头等大事，“吃荷堂”才算名实相符。

所以，三要吃荷花。上下酒菜，为炸荷瓣。最好是白荷，去老瓣，只取花内嫩瓣，剪去花梗，用开水焯下，控干水分，以稀面糊和鸡蛋清，裹花瓣上，入油锅轻炸，至泛金黄，即可。外酥，里嫩，清口，去火，清雅、和合之意都有了，很好的下酒菜。酒入俗肠，算是附庸风雅。

袁枚在《杂兴诗》写随园：“造屋不嫌小，开池不嫌多。屋小不遮山，池多不妨荷。”可惜，现在如老何这般有个小庭院就不错，哪里能学袁枚，在园中开池，还开很多个池。不过，我等还是劝老何明年可多种几缸荷。种多何用？当然是用来吃，乘着酒兴，北以隶字题“吃荷堂”三个大字，古朴，大气。既然吃荷堂，当然要名实相符，多种，可多吃。

七夕会

门写一联：“家常七事何妨俗，澄怀难得一身轻”。横挂：“吃荷堂”。怎么看都是一群吃货。事实，荷哪止三吃？荷花、荷叶、荷蕊、莲子、莲心、莲藕，荷是好花，浑身上下，无一处不可吃。想起宋人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：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”遇一群吃货，未知爱莲之人，情何以堪。